

影印版

丰子恺漫画集

22

丰子恺画

吴浩然编

海豚出版社

都市相

1945年
开明书店版



影印版

丰子恺漫画集 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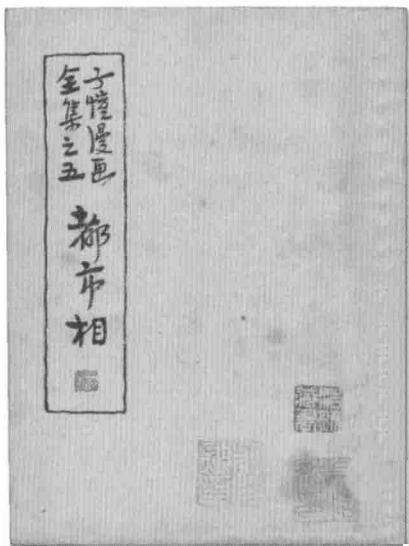
丰子恺画

吴浩然编

海豚出版社

都市相

1945年
开明书店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相 / 丰子恺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4.1
(影印版丰子恺漫画集)
ISBN 978-7-5110-1613-3
I. ①都… II. ①丰… III. ①漫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①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3861号

书 名: 都市相
作 者: 丰子恺
编 者: 吴浩然

总 策 划: 俞晓群
丛书策划: 李忠孝 梅 杰
责任编辑: 梅 杰 边海玲 房 蓉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于浩杰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20开
印 张: 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1613-3
定 价: 19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的漫画

丰子恺

人都说我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这话半是半非。我小时候，《太平洋画报》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寥寥数笔，余趣无穷，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认为这真是中国漫画的始源。不过那时候不用漫画的名称。所以世人不知“师曾漫画”，而只知“子恺漫画”。“漫画”二字，的确是在我的书上开始用起的。但也不是我自称，却是别人代定的。约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左右，上海一班友人办《文学周报》。我正在家里描那种小画，乘兴落笔，俄顷成章，就贴在壁上，自己欣赏。一旦被编者看见，就被拿去制版，逐期刊登在《文学周报》上，编者代为定名曰：“子恺漫画。”以后我作品源源而来，结集成册，交开明书店出版，

就仿印象派画家的办法（印象派这名称原是他人讥评的称呼，画家就承认了），沿用了别人代定的名称。所以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我只承认漫画二字是在我的画上开始用起的。

其实，我的画究竟是不是“漫画”，还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二字在中国向来没有。日本人始用汉文“漫画”二字。日本人所谓“漫画”，定义如何，也没有确说。但据我知道，日本的“漫画”乃兼指中国的急就画、即兴画，及西洋的卡通画的。

但中国的急就、即兴之作，比西洋的卡通趣味大异。前者富有笔情墨趣，后者注重讽刺滑稽。前者只有寥寥数笔，后者常有用钢笔细描的。所以在东洋，“漫画”二字的定义很难下。但这也无用考据。

总之，漫画二字，望文生义：漫，随意也。凡随意写出的画，都不妨称为漫画，因为我作漫画，感觉同写随笔一样。不过或用线条，或用文字，表现工具不同而已。

我作漫画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今日回顾这二十多年的历史，自己觉得，约略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但又交互错综，不能判然划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

我从小喜读诗词，只是读而不作。我觉得古人的诗词，全篇都可爱的极少。我所爱的，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甚至一句。这一句我讽咏之不足，往往把它译作小事，粘在座右，随时欣赏。有时眼前会现出一个幻象来，若隐若现，

如有如无。立刻提起笔来写，只写得一个概略，那幻象已经消失。我看看纸上，只有寥寥数笔的轮廓，眉目都不全，但是颇能代表那个幻象，不要求加详了。

有一次我偶然再提起笔加详描写，结果变成和那幻象全异的一种现象，竟糟蹋了那张画。恍忆古人之言，“意到笔不到”，真非欺人之谈。作画意在笔先，只要意到，笔不妨不到；非但笔不妨不到，有时笔到了反而累赘。有的人看了我的画，惊骇地叫道：“噫，这人只有一个嘴巴，没有眼睛鼻头！”“噫，这人的四根手指粘成一块的！”甚至有更细心的人说：

“眼镜玻璃后面怎么不见眼睛？”对于他们，我实在无法解嘲，只得置之不理。管自读诗读词，捕捉幻象，描写我的“漫画”。《无言独上西楼》、《几人相忆在江楼》、《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等便是我那时的作品。初作《无言独上西楼》，发表在《文学周报》上时，有一人批评道：“这人是李后主，应该穿古装，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我回答说：“我不是作历史画，也不是为李后主词作插图，我是描写读李词后所得的体感。我是现代人，我的体感当然作现代相。”这才足证李词是千古不朽之作，而我的欣赏是被动的创作。

我作漫画由被动的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尤其是那时，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在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现

在回忆当时的意识，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这些画我今日看时，一腔热血，还能沸腾起来，忘记了老之将至。这就是《办公室》，《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弟弟新官人，妹妹新娘子》，《小母亲》，《爸爸回来了》等作品。这些画的模特儿——阿宝、瞻瞻、软软——现在都已变成大学生，我也垂垂老矣。然而老的是身体，灵魂永远不老。最近我重展这些画册的时候，仿佛觉得年光倒流，返老还童，从前的憧憬，依然活跃在我的心中了。

后来我的画笔又改方向，从正面描写成人社会的现状了。我住在红尘万丈的上海，看见无数屋脊中浮出一只纸鸢来，恍悟春到人间，就作《都会之春》；看见楼窗里挂下一只篮来，就作《买粽

子》；看见工厂职员散工归家，就作《星期六之夜》；看见白渡桥边白相人调笑苏州卖花女，就作《卖花声》……我住在杭州及故乡石门湾，看见市民的日常生活，就作《市井小景》、《邻人之爱》、《挑荠菜》……我客居乡村，就作《话桑麻》、《云霓》、《柳荫》……这些画中的情景，多少美观！这些人的生活，多少幸福！这几乎同儿童生活一样的美丽。我明知道这是成人社会的光明的一面。还有残酷、悲惨、丑恶的黑暗的一面，我的笔不忍描写，一时竟把它们抹杀了。

后来我的笔终于描写了。我想，佛菩萨的说法，有“显正”和“斥妄”两途。西谚曰：“漫画以笑语叱咤人间。”我为何专写光明方面的美景，而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

而为它们写照。《颁白者》、《都市奇观》、《邻人》、《鬻儿》、《某父子》，以及写古诗的《瓜车翻覆》、《大鱼啖小鱼》等，便是当时的所作。后来的《仓皇》、《战后》、《警报解除后》、《轰炸》等，也是这类的作品。

有时我看看这些作品，觉得触目惊心。恍悟“斥妄”之道，不宜多用，多用了感觉麻木，反而失效。于是我想，艺术毕竟是美的，人生毕竟是崇高的，自然毕竟是伟大的。我这些辛酸凄楚的作品，其实不是正常艺术，而是临时的权变。古人说：“恶岁诗人无好语。”我现在正是恶岁画家；但我的眼也应该从恶岁转入永劫，我的笔也不妨从人生转向自然，寻求更深刻的画材。我忽然注意到破墙的砖缝里钻出来的一根小草，作了一幅《生机》。这幅画真正没有几





笔，然而自己觉得比以前所作的数千百幅精工得多，以后就用同样的笔调，作出《春草》、《战场之春》、《抛核处》等画。有一天到友人家里，看见案上供着一个炮弹壳，壳内插着红莲花，归来又作了一幅《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有一天在汉口看见一枝截去了半段的大树正在抽芽，回来又作了一幅《大树被斩伐》。《护生画集》中所载《遇赦》、《悠然而逝》、《蝴蝶来仪》等，都是这一类的作品，直到现在，我还时时描写这一类的作品。我自己觉得真像沉郁的诗人。诗人作诗喜沉郁。“沉郁者，意在笔先，神在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写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须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覆缠绵，

终不许一语道破。”（陈亦峰语）此言先得我心。

古人说：“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我在漫画写作上，也有今是昨非之感，以后如何变化，要看我的心情如何而定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子愷漫画
全集之五

都市相



子愷漫畫全集序

抗戰以前，我的畫結集出版的共有八冊，即子愷漫畫（十五年出版）、子愷畫集（十六年）、護生畫集（十七年）、學生漫畫（十九年）、兒童漫畫（二十年）、都會之音（廿四年）、雲霓（廿四年）、人間相（廿四年）。廿六年秋抗戰事起，這八冊畫集的版子和原稿盡被炮火所燬滅，絕版已經四年了。我常想使牠們復刊，但流亡中轉輾遷徙，席不暇暖，苦無執筆的機會。最近安居貴州遵義，始得將護生畫集重繪一遍，使牠最先復刊。又新作護生畫續集一冊，爲弘一法師祝六十之壽。這樣，護生畫集卻因砲火的摧殘而增多了一冊。接着，開明書店徐調孚兄屢次來信，說常有讀者要求，囑將其餘七冊畫集重新編繪，以便早日復刊。這七冊共有畫六百幅，重繪一遍，工程浩繁，一時不敢動手。今年花朝，我告一大奮勇，開始重繪。把六百幅舊作刪去了約一半，把選存的三百餘幅加以修改重繪，又把流亡以來的新作百餘幅加

入埋頭三十八天，至昨日居然完成，共得四百二十四幅。我把牠們分編爲六冊：寫詩意的八十四幅爲一冊，名曰古詩新畫。寫兒童生活的八十四幅爲一冊，名曰兒童相。寫學生生活的六十四幅爲一冊，名曰學生相。寫民間生活的六十四幅爲一冊，名曰民間相。寫都市狀態的六十四幅爲一冊，名曰都市相。抗戰後流亡中所作六十四幅爲一冊，名曰戰時相。這樣，七零八落的舊畫集也因砲火的摧殘而變成了一部有系統的新畫集。畫集好比兒女。現在，我的心靈的兒女就是這齊齊整整的八人：兩冊護生畫集，好比在外的兩個大男，一部全集猶似在家的六個女兒。講到兒女，這回重編中頗有所感，初作和重編相隔了十六七年。初作中所寫的情景，在今日已有不可復識者；兒童相一集尤甚。昔年扶牀的孩子，今日已變爲偉丈夫與小婦人。古人云：「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這兩句好像是代我說的！十六七年，在人生確是一個可觀的長時期。一生中能有幾個呢？這可說是「隔世」了。學生相中「祖父的手」（見第三冊第十四頁）一幅便是一證。這畫描寫用執筆的姿勢的手執筆鋼筆而寫字，原題爲「父親的手」，今改爲「祖父的手」。因爲在今日，這種手在父

親們中已難得找到，只有祖父們中還有，所以非改不可了。這不是隔了一世了麼？人生無常，使人興悲。但念「無常」便是「常」，則又繼之以喜。因為雖已隔世，猶幸作者茶甘飯軟，眼明手健，能在三十八天中描出四百二十四幅畫。況且膝下也有一個三歲嬌兒新枚，能拿竹馬泥龍來供給畫材，使我的新作中也有蓬勃之趣。寫這序文時，正是林先和嘉法訂婚的一天，他們雙雙地坐在我的窗前共看全集的原稿，笑指集中所寫林先垂髫的姿態。這在我看來又是一種新的畫材，可爲他年再刊續集的資料。這全集的完成，全由於調孚兄的鼓勵，於此謹致感謝。民國三十年落花時節，子愷記於貴州遵義南壇之呈漢樓。

夏丏尊先生序

新近因了某種因緣，和方外友弘一和尚（在家時姓李，字叔同）聚居了好幾日，和尚未出家時，曾是國內藝術界的先輩，披露以後，專心念佛，見人也但勸念佛，不消說，藝術上的話是不談起了的。可是我在這幾日的觀察中，卻深深地受到了藝術的刺激。

他這次從溫州來寧波，原準備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華山去的。因為江浙開戰，交通有阻，就在寧波暫止，掛搭於七塔寺。我得知就去望他。雲水室中住著四五十個遊方僧，鋪有兩層，是統艙式的。他住在下層，見了我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說：

「到寧波三日了。前兩日是住在某某旅館（小旅館）裏的。」

「那家旅館不十分清潔罷。」我說。

「很好！臭蟲也不多，不過兩三隻。主人非常待我客氣呢！」

他又和我說了些在輪船統艙中茶房怎樣待他和善，在此地掛搭怎樣舒服等等的話。

我惘然了。繼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馬湖去小住幾天，他初說再看機會，及我堅請，他也就忻然答應。

行李很是簡單，鋪蓋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馬湖後，在春社裏替他打掃了房間，他就自己打開鋪蓋，先把那粉破的席子丁寧珍重地鋪在牀上，攤開了被，再把衣服捲了幾件作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邊洗面去。

「這手巾太破了，替你換一條好嗎？」我忍不住了。

「那裏！還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張開來給我看，表示還不十分破舊。

他是過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飯和兩碗素菜去（他堅說只要一碗的，我勉強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碗裏所有的原只是些菜脯白菜之類，可是

在他卻幾乎是要變色而作的盛饌，丁寧喜悅地把飯划入口裏鄭重地用箸夾起一塊菜蔬來的那種了不得的神情，我見了幾乎要下歡喜慚愧之淚了！

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樣菜來齋他，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鹹得非常的，我說：

「這太鹹了！」

「好的！鹹的也有鹹的滋味，也好的！」

我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說飯不必送去，可以自己來喫，且笑說乞食是出家人的本等的話。

「那末逢天雨仍替你送去罷。」

「不要緊！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說出木屐二字時，神情上竟儼然是一種了不得的法寶。我總還有些不安，他又說：

「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我也就無法反對了。

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搭好，粉破的席子好，破舊的手巾好，白菜好，萊菔好，鹹苦的蔬菜好，跑路好，甚麼都有味，甚麼都了不得。

這是何等的風光啊！宗教上的話且不說，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謂生活的藝術化了嗎？人家說他在受苦，我卻要說他是享樂。我當見他喫萊菔白菜時，那種愉悅丁寧的光景，我想，萊菔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實嘗得的了。對於一切事物，不爲因襲的成見所縛，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如實觀照領略，這才是真解脫，真享樂。

藝術的生活，原是觀照享樂的生活。在這一點上，藝術和宗教實有同一的歸趨。凡爲實利或成見所束縛，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與藝術無緣的人們。真的藝術，不限在詩裏，也不限在畫裏，到處都有，隨時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現的是詩人，用形及色彩表現的是畫家。不會做詩，不會作畫，也不要緊，只要對於日常生活有觀照玩味的能力，無論誰何，都能有權去享受藝術之神的恩寵。否則雖自號爲詩人畫家，仍是俗物。

與和尚數日相聚，深深地感到這點。自憐紈圖吞棗地過了大半生，平日喫飯着衣，何曾嘗到過真的滋味！乘船坐車，看山行路，何曾領略到真的情景！雖然願從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經過好好的藝術教養，即使自己有這心，何嘗有十分把握言之慨然！

正慨然間，子愷來要我序他的漫畫集。記得子愷的畫這類畫，實由於我的慫恿。在這三年中，子愷實畫了不少，集中所收的不過數十分之一。其中含有兩種性質，一是寫古詩詞名句的，一是寫日常生活斷片的。古詩詞名句，原是古人觀照的結果，子愷不過再來用畫表出一次，至於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部分，全是子愷自己觀照的表現。前者是翻譯，後者是創作了。畫的好歹且不談，子愷年少於我，對於生活，有這樣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較，不能不羨子愷是幸福者！

子愷爲和尚未出家時的弟子，我序子愷畫集，恰因當前所感，並述及了和尚的近事，這是甚麼不可思議的緣啊！南無阿彌陀佛！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夜，夏丐尊在奉化江畔遠寺曙鐘聲中。